



寒雪韵(国画)

崔宏伟

眼睛

老孩子

孙道荣

公交车站。一帮人围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试图帮助她。

先是一个环卫工人注意到了她。老太太看起来有八九十岁了，一个人拄根拐杖站在公交车站的一隅，公交车开来了一班又一班，她却一直没有上车。环卫工人猜测老人是不是迷路了，便上前和她搭讪，询问老太太。老太太眯着眼睛，我在等孩子呢。

以老太太的年龄，估计等的孩子至少是孙子辈子的，也许是重孙了。环卫工人感慨不已，自己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帮助子女。环卫工人又问，是等孩子放学吗？老太太侧着耳朵，显然没听清环卫工人的话。环卫工人又大声问了一遍。这回老太太听清楚了，但是答非所问，孩子坐车来看我呢，我每天来的，我等他。

一辆辆公交车来了，又走了，老太太还没等到她的孩子。

太阳慢慢地西沉。环卫工人有点着急了，再找不到孩子，天可就要黑了。环卫工人对老太太说，老人家，要不你给孩子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吧。边上有人掏出手机，等着老人报出电话号码。老人摇摇头，我不记得孩子的号码。

围观的人，看着老太太，都替她担心起来。大家商量着，得赶紧帮帮她。有人给110打电话，有人围着老太太，和她唠嗑，以找到一点线索。

可惜，老太太的记忆似乎不大好，对别人的问题，不是想不起来了，就是答非所问。不过，一说到孩子，老人显得很开心，话也特别多。孩子忙呢，但每天来看我两次，早上帮我从菜市场带点菜来，我自己做，晚上还来陪我唠嗑；孩子能干呢，你们瞧瞧，我把这拐杖，就是孩子帮我做的，手柄磨得多光滑啊，孩子心细着呢；孩子前几天感冒了，可把我急坏了，都这么大了，还不让人省心呢……

老太太像唠家常一样，讲着孩子的事。虽然孩子具体的信息，仍然不得而知，但好歹听出了一点，老太太等的应该不是在上学的孩子，可能是已经工作的孙子辈。老年人对孙辈都特别地疼爱。

大家胡乱地猜测，这时候，附近的派出所民警赶来了。民警一见老太太，认识，老太太就住在巷子深处的老房子里。民警故作生气地问老人，你老人家怎么又一个人走出来了啊？老太太看看民警，有点难为情地说，孩子今天还没来，我不放心，就来路口等着了。

原来家就在附近，大家都松了口气。有人好奇地问民警，老太太到底等什么孩子啊？我们也问不大清楚。孩子？民警乐了，老太太等他大儿子呢，也快七十岁的人了。老人五个子女，四个在外地工作，就这个大儿子住在身边，老人舍不得老房子，所以，就一直坚持一个人住在这，不肯和儿子住在一起，老太太倔得就跟个孩子似的。好在老人的身体还不错，没办法，老人的儿子就每天来回两趟，照顾照顾老人。平时这个时候应该早来了，估计今天是被什么事耽搁了。

正说着话，又一辆公交车驶来了，人群中匆匆走下一个老年男子。老太太一眼就看到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喃喃地说，你们瞧，我孩子来了。

老年男子走向老太太，有点埋怨地喊了一声妈，你怎么又一个人跑出来了？上次迷路你忘了啊？

老太太用拐杖杵杵地，孩子气地说，你这个孩子，还怪妈呢，你咋不早点来呢？看着两个老人，大家都笑了。

老年男子向大家表达感谢后，搀扶着老太太，向巷子里走去。路灯已经亮起来了，橘黄色的灯光，温暖地洒满一地。

书架

《阿富汗人》

新星

风闻“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正在密谋策划一次重大恐怖行动，美英情报机关立即兴奋起来。但他们对于这次恐怖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目标一无所知。他们在“基地”组织中没有一个内应，也不可能安插进去一个，除非——冒名顶替一个阿富汗人。

这个行动需要精心的准备，还需要特别的运气，因为他要进入的是一个极端危险、风云诡谲的地方……

弗雷德里克·福塞斯是当代最有特色的国际政治惊悚小说大师。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曾任英国皇家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路透社记者。能讲英、法、德、俄、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足迹遍及欧洲、中东和非洲。福塞斯从1971年开始小说创作，而以《豺狼的日子》一举成名。曾先后发表了《敦德萨档案》、《战争猛犬》、《魔鬼的抉择》、《上帝的拳头》、《偶像》、《复仇者》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作品曾连续17周登上美国《纽约时报》最畅销图书排行榜，同时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2006年，该作家推出长篇小说《阿富汗人》，再次引起轰动。

现代诗坛

纪念屈原

邵永刚

屈子之诗

命里运里还不起的两千年啊——
“是谁出于悲悯，大地依然美丽！”
……远处有楚，有乱世一隅
屈子在他自己的时代，宁愿死也没有选择成为众人中活得好好的一个
屈子，在他自己的时代——
独自领受下一生热爱真理和正义却不能得到真理和正义庇护的命运
像生命中的铁，像铁中的光芒：
艰难。疼痛。稀有
在尘世——
最纯粹的事物，最无助
向两千多年深处越来越稠的风雨
问天的孤独，大的漂泊
问天，问地，问内心深处
苍凉的底色

苍茫一日

用去了江边不止一日的阳光——
江畔，人们驻足之处
正是他离开的地方
已不必追溯，是谁制造了苦难？
已不必追问
无数时代湮没之后，什么留下了，什么消失了？
屈子在他自己的时代——
以一个人的失败
为天地立心
屈子在无数个时代——
以一个人的暗暗之白
为民族守魂
芝兰香草，和一小排夏天干净的雨水
那儿，他的心里，有一个祖国
在那儿，屈子防止一条江守着
自己源远流长的源头

蓝

呵！祖国，说吧：那些深浅不一，
到处弥漫的蓝
就是你投注于他的，
无端而忧怆的命运
……不可驻如梦，不可掇如月
不可掇如云，不可止如水
楚语、楚声、楚地、楚物里
月光一样的地址，那么轻，那么远
读亮一个是一个——
秭归。秭都。夷零……
……江畔，人们
因端午相聚
江畔，人们因端午出神。发呆。
抚今。追昔
早已沁回江水里的蓝说：噢——
挤挤，往里挤挤！众多细小又无比温暖的
物事都在陆续地回来……

文化杂谈

端午节闲话粽子

蓝月

端午节，家家都吃粽子。
记得小时候，粽子都是妈妈亲手包的，糯米用一个竹箩洗净，拌上碱水，米就变成了浅绿，散发出来和碱混合的香气，那是一种非常好闻的味道。那时候我只知道端午节有粽子吃，并不清楚“屈原”，“屈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说来好笑，人们嘴里的“屈原”当时我听成了“蚯蚓”，“蚯蚓”用苏州话说叫“曲蟮”和屈原音很近。我就好生纳闷，吃粽子有“曲蟮”什么事呀！大人费了好大的劲，才让我搞清楚不是“曲蟮”是“屈原”，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位大诗人，在端午节跳河死了，人们为了不忘鱼啄食他的肉身才包了粽子喂鱼。我又嘀咕开了，那人的爸妈也真是，什么名字不好叫，偏偏叫“屈原”，反过来不是“冤屈”吗？不跳河才怪！对于我这些个奇怪的想法，妈妈也无法作解了，只是摸摸我的头说小孩子就是怪念头多。

包粽子在端午节的前几天

就开始准备了。妈妈把粽叶和柴草浸泡在水里，说来奇怪，那干瘪的叶子经过浸泡竟然起死回生变得柔韧而翠绿起来。我想这粽叶就是为粽子而生的，它的使命就是把松散的米粒紧紧地抱在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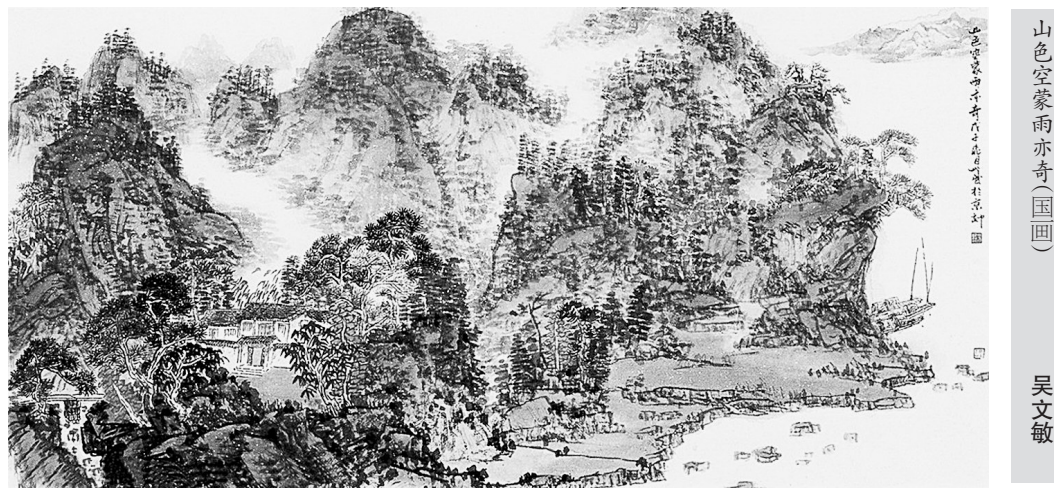
端午节的前一天哪怕再忙，妈妈也会停下旁的活计，专心致志地包粽子。妈妈把粽叶捞出刷洗干净放在盆里备用。拌好碱水的糯米和上一些洗干净的赤豆，赤豆是红色的，米是浅绿的，颜色相当好看。然后坐在小凳子上，抽出一张粽叶，卷成三角形筒，置于左手，右手抓起一把赤豆糯米放进粽叶筒里，轻轻拍打结实，再包裹起来，用柴草扎紧，一只三角形可爱的粽子就完成了。

不要以为包粽子很容易，惭愧得我至今仍包不出一只像样的粽子，不是漏了就是软塌塌的不成样子。包不来粽子我就绑粽子，两个一绑，绑好了把多余的柴草剪掉，剪过的粽子就像刚理过发一样，特精神。我现在

明白什么叫人性化了，你看连粽子我们也要让它们成双作对的，至于烧熟了，把它们分开填进我们的肚子里就不深究了，至少我们的初衷是很美好的。

包粽子很费时间，一般妈妈会花费一下午，而我也乖乖地呆在边上。等爸爸下班回家，粽子已包裹完毕，烧粽子是爸爸的任务。烧粽子更费时间，通常要烧到半夜，爸爸还要留些柴火在灶膛里慢慢焖。当天是等不及吃粽子了，我是嗅着粽子特有的香味，流着口水进入梦乡的。

一大早，也就是端午节。早饭直接吃粽子。虽然家家包粽子，还是会拿着自家的粽子送给邻居品尝，家家如此。人们的脸上都是亲切的笑容，气氛空前和谐。小孩子们就聚在一起吃粽子，吃着吃着就咬别人的粽子去了，大人们就呵呵地笑，隔灶头的东西就是香。农村人吃粽子也许不会太多想到“屈原”老人家，而那种纯朴的乡情伴着浓郁的粽子香味在所有人的心里经久不散。



山色空蒙雨亦奇(国画)

吴文敏

夏夜

夏夜 走在田野
寂静笼罩了一切
鸟儿也进入梦乡
偶尔会有蛙鸣
还有几声虫去无聊的闲唱
静得可以用心去呼吸
原野透着麦香
那是父亲播种时的汗水

母亲心中的希望
躺在地上 能感受到父亲的胸膛
清风吹过 是母亲的慈爱拂过脸庞
多少年后 不管你来自何方
无论你落魄还是风光
让你想起就温暖的还是这麦香
你心中的净土也是这父亲慈爱的麦香
质朴 纯净 悠长

小说

有一位老人

王炎军

顾名思义，卦者是一位算命先生。一位在路边占卦的老人。

家乡的小城依山而建。说是山，却并不高，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山顶。全部的路程有一半多是宽阔的马路，余下的便是拾阶而上了。

在小城，每日清晨，晨练的人们，男女老少，万人之多，一波波向山上涌去，强身健体，沐浴晨风。

日久天长，山路沿途，卖菜的、卖小吃的、卖拖把的、卖书的、卖字画的……小商小贩，应时而生，很是热闹。且迤逦蔓延，直到半山腰台阶处方才清静下来。

卦者便在第三十六级台阶旁边坐着，一张折叠小桌，两把小凳，一个装满卦签的签筒，一本《易经》而已。

晨练的人们，或快、或慢，或上、或下。或友人相伴，高谈阔

论；或情人相随，私语呢喃，从他身边经过，没有人在意他，没有人停下来。

谁会在清风扑面、阳光和煦的早晨为自己卜卦呢？

我倒是每次上山都留意观察老人，他就那样坐着，或全神看书，或观望路人，或远眺山下小城一片片鳞次栉比的楼房。一身褪色的蓝旧中山装，一顶蓝帽，皮肤黝黑，体形消瘦，再就是善意的眼神，慈祥的面容。

一坐十年，每日如斯。

十年间，山上建了山顶公园，他坐的台阶两侧建了儿童乐园、游乐场、溜冰场，半山腰建了停车场，有了恋歌房，山下楼房越来越高……

而他依然，依然那样坐着，精神矍铄，目光安详，仿佛是一张剪影。

孩子结婚都得城里有房啊”、“咱县城的小汽车是越来越多，连卖菜的都是开着面包车啊”、“东西越来越贵，挣钱不够花啊”……

人们走着、聊着，把喜悦、把烦恼、把焦躁、把忧虑都抛在山路，抛在晨风里，抛在他的耳际。

“山下算卦的都发财啦，你该换换地方啦。”有人对他说道。

“俺是后山农民，挣钱够花，不指望这个，每天坐在这里听听、看看，挺美哩！”他答。

愕然，同样生活在市井的尘嚣中，小城的变迁、人心的不古让我们心浮气躁、不胜其烦，他是知道的。上山路人的牢骚全抛给他了。

而他，浮于其上，充耳不闻，是何等的淡然。

世间本无卦，在乎于心。我断然，他签筒里的卦签全是上签，卦全是好卦。

如今，我已创业到省城，每每为名利烦扰、为生活苦闷之时，便想起家乡小城山上的他。

拿到李先后送来的十万元后，阿慧就火急火燎地去广州进货了，说是要一周才能回来，让他在家安心上班，耐心地等她回来，等过了五一，赚回钱后，他们就选个好日子，简单办一桌酒席，领结婚证，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一周后，也就是整整七天过去了，他打阿慧的手机却是关机，中午他去店里看看。当他来到阿慧的服装店时，怎么也找不到店在哪儿，他开始怀疑自己迷了路，再细想想还是没错，认定是这一家时，走进去问人家，老板告诉他，以前的店亏损了，原老板三天前就转卖完店走人了。

李先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认真听去，这才明白对方不是开玩笑，他再问能不能帮联系一下原老板，对方抱歉地说，不能，因为原老板不是本地人，店转得急也便宜不少，走的时候根本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李先后心里瞬间生出一句谚语：打一辈子雁，老了老了被雁啄瞎了眼。

女人部落，相亲啊相亲(一)

杨冰倩已决定调往父母和妹妹所在的大河省的省会城市，不愿在到处是熟人的家乡生活下去了，更想为孩子选择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妹妹已经在省城十来年，不费周折地为她儿子转学到省实验中学就读，安顿好孩子的学校，她忙于自己工作的调动。

一月后正式上班了，冰倩平淡而寂寞地在省城生活着。

中学同学刘翠云突然打来电话说，她有一表哥，因为前表嫂有外遇而离异，表哥是省直医院的外科主治医生，家里还有一栋小楼，儿子在国外，让冰倩好歹都要见见，说不定很有缘分。

冰倩犹豫了几天，结果对方自报家门地打电话来，执意要见面，冰倩无法推托，只得简单收拾了一下前去赴约。

见面是在一个叫“上岛”的咖啡屋，服务员仿佛知道她是来赴约的，刚进门就过来笑盈盈地告诉她，有一位先生在6号包间等她，冰倩想问怎么就知道是自己，却又不便多言，只得也微笑着轻轻地随她上楼。

“我看了你的照片，一看就认得出来。”对方明白冰倩的疑虑，直接说明，并告诉冰倩，这种地方，大多是谈情说爱，朋友约会而来的，一个人的几率很少，他提前告诉了服务员，所以迎宾小姐一眼就能判断出来人的身份。

连载

“我来找你。”
“我又不会一闪一闪。”我想将话题若无其事地轻松继续下去。

他笑而不答，借着窗外照进来的微光找到了垃圾桶，将它移至床边；还把桌上的抽纸和水杯都摆到床头柜上。看这架势，连我半夜可能起来吐都作好了准备。

他就如此深信自己的判断，丝毫不怀疑我今晚的异常是源于清醒？

我呆呆地看着他做这些动作。末了，他还不忘翻开被角，让我只需钻进就能睡。彻底完成后，他像往常道别一样嘱咐：“早点休息，明天见！”

“黎靖，”我叫住他，“你是对谁都这么好吗，还是不同朋友不同待遇？”

他笑笑，走过来几步把我拉到床边：“睡吧。”

“陪我聊会儿天。”既然他以为我醉了，干脆不解释；此时说任何话，提任何要求，都只会被他当做酒后失言，听过即忘。

他拉起被子：“进去作好睡前准备，我就提供陪聊服务。”

从小到大，除了爸妈还没有谁这样伺候过我睡觉。于是，我二话不说钻进了被子，将枕头竖起当做靠垫坐在床上：“来，聊五块钱的。”

他一愣，随即笑了：“你不是已经包月了吗？”

“包你？我要包也包个老实的陪聊。”

“我不老实？”

“你还没回答我，是不是对谁都这么好？”

黎靖没有再笑，只是看着我：“你真挺容易满足的，只要有人做一点小事就感觉被照顾了。”

“这不是小事。”我立即否认。

他答得理所当然：“男人照顾女人是天经地义的。”

“我没那么身娇肉贵、弱不禁风。有人照顾就当是额外幸运，自己照顾自己也很开心。”这是句朴素的实话——尽管我自己对此相当坦然，但说出口似乎总有些孤独且无奈的意味。

果不其然，他温热的手掌轻轻覆盖在我的手背上：“会有人照顾你的，无论别人的照顾对你来说是不是必需的。”这一句话缓慢、清晰而笃定。

“你已经在照顾我了。”我倒像反过来宽慰他一般。

杨冰倩微笑着表示听明白了他的话，对方又自我介绍说，他姓陈，叫陈子明，现在流行称哥哥、妹妹，让冰倩就叫他陈哥哥吧，他还说自己比冰倩大了八岁，你又是刚来这个城市住，有什么不熟悉不方便的事，以后只管找哥哥。他还说他是外科医生，你是内科，咱们内外结合一定会很融洽。还说冰倩在市级医院太小了，他所在的省会第一人民医院，又是现在最吃香的外科医生，不算工资每年只收到的红包就是个很不小的数目，家里还有一处几百平方米的房产，这一生怎么过也花不完，儿子送出国外了，他一个人很孤独，希望找到一个传统型又美丽温柔的女人陪他共度下半生。

陈子明又说：“听我表妹说你离两年了，也没找，传统型的我喜欢，也不喜欢。我喜欢，是在我之前要传统；不喜欢，是认识我后的不要传统。人是跟着时代走的，时代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该开放的要开放一些，

我前妻以前就是总拿传统那一套来约束我。男人吗，在世上混不容易，总会采一些野花玩玩，只要没忘记回家就行了；但是女人就不行，绝不能给男人戴绿帽子，她什么错我都可以原谅，唯有这事不行，结果她说为了报复我才找的，不管什么理由，发生了就必须离，所以我也离婚五年了。”

冰倩感觉浑身爬满了跳蚤，不，应该说是荆棘，她感到刺痒难耐，又找不出哪最难受，很想动一动身子却又不敢乱动弹，想站起来走人，却又找不到理由，不多久她竟然出了一身汗。

“时间不早了，我儿子该放学了，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冰倩不想再忍受下去，拿起自己的小坤包起身逃走。

(二)

刘翠云就是热心，又帮冰倩在她同学开的“姻缘饭店”做了登记，不几天就有个陌生男人打电话来，自报家门的说是在“姻缘饭店”看到她资料，感觉很合意，想见一下，让冰倩感觉那个地方。

杨冰倩感觉很意外，又一想，反正谁也不知道这个事，不如凭运气去撞一下，或许有什么不错的呢。听说对方自己在省直机关工作，结婚三个月分手，已离婚十年了，没什么文凭却有真才实学，在单位一直是笔杆子，和年迈的父母同住。

冰倩听明白对方的话，感觉声音也有些磁性，就问他：“为什么快四十岁才结婚，结婚又那么快分开了？”

我决定不去理睬他刻意营造的疏离感，只答：“我有这种就够了，不需要别的。”

黎靖欲言又止地注视着我，最终还是什么话都没有说。他看着我，我看着窗外的夜，原来“若无其事”四个字才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将种种感觉毁灭于废墟，再假设一切都是虚构。

彼此沉默许久，他叹了口气，俯下身拥抱我。

他颈边的衣领紧紧贴着我的脸颊，我的头发与他的下巴摩擦出耳朵听不见的声响。我知道它们真实地存在着，即使这感觉即将消失不见，一点儿证据也不留下，即使我们若若无其事地回到今夜之前继续生活，这一切也不是幻觉。

他拍拍我的背，在我耳边轻声说：“什么都别想，好好休息。”

他双手握住我的肩膀将我扶起，我们面对面看着对方，彼此鼻尖的距离只有不到一厘米。我们从未知如此接近，却都停留在了触碰不到的位置。

心理学家的1.2米是人与人之间安全距离，0.45米以内则是亲密距离。而我们之间只间隔了0.01米，这个距离显然能让任何伪装都变成徒劳。

“我们不能……”黎靖只说了半截，这句话就迅速消失在彼此的呼吸里。

“嗯，不能。”我也轻声说。

这个“不能”实在太软弱无力，有多少明知故犯都是从一个“不能”开始的？

他微微前倾便触到我的嘴唇，那0.01米距离不翼而飞。头顶的白色纱幔静静地垂在眼前，隐约透出窗外星辰那模糊又遥远的轮廓。

我平静地仰躺在前面，前所未有地、清楚地感受到再长的永远也不过就是这一瞬；仿佛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

当热烈归于平静，我缩在他臂弯中等待睡意一点一点累积。刚才的一切完全在我们意料之外，但不算是一时冲动；但如果可以回到进房间之前重新来过，我想我们绝不会发生同样的事。如此回想起来，甚至体会不到究竟有没有后悔的可能。这感受太复杂，我干脆放弃，不再去想。万籁俱寂的午夜，唯有窗外不时传来微弱的虫鸣。

他从身后抱着我，在我耳边低声问：“你没有问题要问我？”

“有。换物活动那天，你到底从我这里拿走了什么？”

“浅白色露”

始终不聪明

浅白色露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